

【落英缤纷】

小径

□史春培

给学生讲“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”这两句诗时，学生迟疑地问我，陶渊明这两句诗有失真实，能让草木触碰到人衣服的道，那得有多窄？

孩子们不知道，诗人笔下的“道”，不是行车走马的大路，而是从田野间蜿蜒穿过的小路。它随着地势绕过沟渠，迈过高岗，躲过水洼，婉约地通向庄稼地，也通向家里、隔壁的村庄以及远方，是与自然最为亲近的“毛毛道”，也就是在我们眼里不同凡俗、妙趣横生的“小径”。

大多数小径都弯曲而狭窄，它们像婉转的歌谣，平仄不一、起伏不定，但是走在上面，会让你无限轻松，心会自如地跟着向前舒展、延伸。小径依然能领你走向坦途，也自然能带着你抵达想去的所在。

记忆中最初的小径很短，首尾不足二百米，却又那么长，行至中年，我的心依然徘徊其上。儿时，我家跟姥姥家只隔着两户人家，去她家我本可以走正儿八经的大路，天性使然，我偏偏用自己的小脚丫，穿过隔着的两户人家的菜园，踩出了一条专属于自己的“毛毛道”。一脚垄沟，一脚垄台，还要翻过四道土墙，走起来虽不顺畅，却可以快上三两分钟，小心思被姥姥的爱牵拽着，步伐都有了飞的错觉。有段时间姥姥病得很重，每次去，她都会拿出平日里自己舍不得吃的饼干、糖果款待我，那都是亲友看望她的礼品。有次姥姥颤巍巍地从罐头瓶里舀出一羹匙黄澄澄的水送到我的嘴边。我噙着小嘴接过来，从嘴唇甜到嗓子眼、又甜到心口窝。当我欢喜着再把嘴伸过去时，接到的是黄桃，软糯得心都要跟着化了。

姥姥走的那天早晨，我醒来后发现爸妈都不在家，冷锅凉灶，胡乱穿上衣服就沿着小径往姥姥家跑。还没等翻过最后一道墙，就见姥姥家的院子里走动许多人。他们有的把白布折成帽子形状，在头顶顶着；有的把白布扎在腰间，隐约还能听见哽咽的哭声，直觉让我猜到发生了什么。秩序在那一天失了分寸，哪儿都是乱的，我跟着亲人跪在姥姥的灵前，填充了一份附加式的悲伤。

姥姥离开的一段时间，我的心里空荡荡的，没有着落，现在想来，应该是迫不得已的精神的流浪。好多次吃过饭后，我都沿着“小径”跑到姥姥家，可走进院里，却闻不到姥姥的气息，这才猛地回过味儿来，泪水滴落在回来的小径上，洒下记忆的种子。今天，我依然爱吃黄桃罐头，也总会想起姥姥望我的眼神，亲近又遥远。

晨曦初起时到公园长跑，喜欢走小径。那是一条质朴无华的红砖小路，小路两旁的金叶榆叶片，在晨光下闪耀着自然的光泽，以轻摇的姿态诉说着岁月的静好，用金黄的羽翼装点着平凡的路途。树下不知名的花儿含蓄地举起小小的瓣，安静地绽放自己。每一脉馨香都涌动着无穷的力量，每一抹绿意都彰显着与大自然最为深情的契约。

小径上，时常有无法忘却的遇见。散步的老人一手牵着孩子，一手指着花草的名字细说慢讲，看着让人想到和谐、想到传承、想到圆满。正在热恋的青年男女身体靠得很近、步伐走得很慢，似乎再快一点儿就辜负了最好的时光。圆润的露珠躺在叶片低洼处，用晶莹的心凝视太阳……它们都是小径的点缀，小径也因此添了几分烟火里的浓情、光阴里的味道。

其实，人人心里都有一条小径，一面连着现实，一面连接远方。每一回路过，每一次驻足，都是唯一的印记，都是深浅不一的眷恋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学高级教师）

【行走笔记】

千年正定

□于春生

甲辰初秋，我有机会到正定古城考察。上午十时许，大巴车驶抵滹沱河大桥，窗外就是正定的母亲河——滹沱河。过河不远就能看到正定古城墙。古城墙始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，明正统十四年扩建为土城，隆庆五年将土城改建为砖城，周长24里，属府级规制。东西南北各设一座城门。城墙为三重结构，设有内城、瓮城、月城三道城垣，月城外是月河。这种形制的城墙，除北京、南京等帝王之都外，极为少见。

大巴车停在城墙南门。我快步下车，穿过月城、瓮城、内城，沿甬道登临南门城楼。该城楼是一座歇山顶二层楼阁式建筑，规模宏大，雄浑苍古。徜徉城墙顶，手摸斑驳墙砖，我心潮澎湃，感慨万千。这古老的城墙，历经千年沧桑，世事变迁，得以完整保留，实乃正定幸事。透过城垛，举目南眺，但见月河蜿蜒流淌，宛若玉带绕系古城。月河两岸，绿草如茵，树木葱茏。遥望内城，古街旧巷纵横有序，古寺高塔错落有致。著名的华塔、澄灵塔、凌霄塔、须弥塔，精美绝伦，巍然耸立，犹如四根擎天巨柱，支撑古城蓝天碧水，护佑黎民吉祥安康。

冒着沥沥细雨，我们来到千年福地隆兴寺。该寺始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，曾是一座皇家寺院，被誉为“京外名刹之首”。隆兴寺规模宏大，古建筑精美，古代艺术珍品众多，尤其寺中有六处全国之最，更是让人震撼惊叹。其中，“摩尼殿”，以其独特的平面布局和建筑风格著称。中国古建筑专家梁思成赞誉其是艺臻极品；摩尼殿供奉的“五彩悬塑倒坐观音”，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雕塑技艺著称，被鲁迅先生誉为“东方美神”；大悲阁供奉的千手千眼观音铜像，是中国现存最高大的古代铜铸站立式佛像，代表了中国古代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；“龙藏寺碑”，记录了正定隆兴寺的历史沿革，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碑刻，被誉为“隋碑第一”“楷书之祖”；“转轮藏阁”，是一座古老的藏经楼，以其精美的设计和保存大量的佛教经典而闻名，中国古建筑专家梁思成称赞其为“木构建筑之杰作”；毗卢殿内供奉的铜铸毗卢佛，是国内同类造像中最精美的一座，堪称国宝级文物。一县之内，有如此众多的文物古迹；一寺之内，藏有六项全国之最，这是古城正定的光荣与骄傲。

正定素有“九楼四塔八大寺，二十四座金牌坊”之说。被誉为九楼之首的阳和楼，位于正定古城中心至南城门中段，横跨于正定历史文化街上。该楼始建于金末元初，面阔七间，建筑在高敞砖台之上。砖台之下，左右两侧各设圆拱洞门。阳和楼南面正中，悬挂“阳和楼”大字匾额。阳和楼南，两洞门间，关帝庙倚砖台而建。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高度赞美阳和楼，称其“七间大殿立在大砖台上，予人的印象，与天安门端门极相类似，在大街上横跨着拦住去路，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。”阳和楼不仅宏伟壮丽，气势磅礴，它还是中国元曲的摇篮。金元时期，是正定历史上人文最为辉煌的时代。阳和楼周边是城内最繁华区域，也是正定元杂剧的活动中心，文人雅士登阳和楼，把酒临风，吟诗作赋，使元曲创作转向文人化、专业化，最终成为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。一座城，因为有了众多古代建筑、文物古迹而流光溢彩。阳和楼，因为奠定了元曲的历史地位而光彩夺目。

正定物阜民丰、名人辈出。这里是三国名将赵云的故里。赵云庙位于正定县兴荣东路，占地12亩，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，为两进院落，主要建筑有庙门、四义殿、五虎殿、君臣殿和顺平侯殿。门前广场塑有赵云长坂坡勇救阿斗雕像，再现了“血染征袍透甲红，当阳谁敢与争锋；古来冲阵扶危主，只有常山赵子龙”的长坂雄风。

梦中红楼“荣国府”，是正定旅游热门打卡之地。这座占地220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4700平方米，主要由荣国府景区、宁荣街景区、曹雪芹纪念馆等景观组成的仿明末清初建筑群，再现了荣国府“钟鸣鼎食之家，诗书翰墨之族”的富丽堂皇，成就了1987年版《红楼梦》的拍摄。

夜游正定古城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徜徉城墙上下，漫步古街旧巷，满城灯火通明，处处流光溢彩。如织的游人，既有黑发黄肤身着汉服的俊男靓女，亦有金发碧眼、身穿洋服的外国游客；既有现代味十足的新光源灯带，亦有富有民族特色的大红灯笼；既有民族风味的“马家烧麦饴饴”“马家卤鸡”等传统名吃，亦有欧式风格的“罗曼林冰淇淋”“汉堡包”等国外小吃。这是古代与现代的共容，体现出千年正定的改革与开放，展现着“古城古韵，自在正定”的兴旺与繁荣。千年正定异彩生辉，灿烂辉煌华夏大地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【舌尖记忆】

满架墙头扁豆花

□鲍海英

初秋的傍晚，小雨初歇。走在下班的路上，猛一抬头，发现墙头上不知何时多了一架色彩斑斓的扁豆花。

这样的天气，无数的花在摇曳的秋风中，纷纷收起了往日的缤纷，独有这墙头上的扁豆花，此时还在黄昏的秋雨里，刹那芬芳。

这架扁豆，是栽在主人院内墙边的。我循墙头望去，依稀可见院内有许多根篱笆做的架子。青青的扁豆藤与篱笆架子，勾勾搭搭，缠缠绕绕，就这样，扁豆轻易就爬上了两米多高的架子，成了挂在墙头上的风景。

看见这墙头上的扁豆花，我不禁想到了母亲的扁豆。

我儿时，扁豆是极寻常的农家蔬菜。母亲喜欢种菜，尤其是爱种扁豆。春天里，母亲常常在院子里随意丢几粒种子，待种子发芽、出苗，母亲就会找来篱笆做架子，一不留神，扁豆藤就会缠上架子，并顺着墙头向上爬。远远望去，扁豆就像是一片飘在墙头上的绿云。直到有一天，从那婆婆摇曳的藤叶间，开出红白紫的小花，灿烂一片，看上去，又像是一件缀满碎花长裙。

扁豆不同丝瓜、茄子，常常是花一波儿接一波儿地开，扁豆荚一茬儿接一茬儿地结，因此量很大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母亲爱种扁豆，自然也爱做各种各样的扁豆菜肴。

母亲做得最多的，当是酱焖扁豆荚。不等架子上的扁豆结老，母亲就会采摘下来，再从扁豆荚的两端，撕去豆筋，把它洗净。锅中油沸，把洗净的扁豆倒进油锅，只听一阵“噼里啪啦”乱响，母亲赶快搅动铲子一阵翻炒后，母亲舀上一勺提前备好的晒酱，就可以盖上锅盖，改文火慢慢焖了。待满屋飘香，扁豆炖到酥软，吃上一口，早已分不清是豆香还是酱香。在那个饥饿年代，只感觉味道隽永，回味无穷。

扁豆很吃油，用扁豆做菜，最费的就是油。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，母亲做得最奢侈的菜，就是五花肉焖扁豆。这个菜，只有在重要节日母亲才会做。记忆中，母亲更多的是把扁豆成篮子地摘回家后，洗净，放在锅里清蒸。等扁豆快熟时，捞出，放在太阳下暴晒，这样就做成了扁豆干。等到年底家里杀了过年猪，有了五花肉，我们就能吃上母亲做的扁豆干五花肉了。这道菜不仅扁豆干让人口舌生津，而且五花肉也浸润了扁豆的味道，尝一口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这些年，因为血压血脂升高，对五花肉的欲望也有所控制，但爱吃扁豆的习惯一直未改。母亲知道我有“三高”后，每年总要提前备好很多香肠。上个假日，我回到老家，又吃到了母亲做的扁豆，不过不是五花肉焖扁豆，而是香肠炒扁豆。

那天室外正下着小雨，我坐在老家的堂屋里，一边品味着扁豆和香肠的清香，一边欣赏着老家院子里的扁豆花。心头忽然浮现出一句诗：“最怜秋满篱外，带雨斜开扁豆花。”母亲早已年迈，但仍年年种扁豆，只因我爱吃这道菜。母亲的爱，也像那院内满架墙头盛开的扁豆花，年复一年，永远那么灿烂。

（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安徽省天长市某卫生院）